

马克思哲学论坛丛书

Marx
Philosophy
Forum

第十二届

马克思的文化观与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主编 ◎ 孙 魏 林 剑

马克思哲学论坛丛书

第十二届

*Marx
Philosophy
Forum*

马克思的文化观与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主编 ◎ 孙 魔 林 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 孙麾, 林剑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马克思哲学论坛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6860 - 8

I. ①马… II. ①孙… ②林… III. ①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发展—
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A811. 67 - 53 ②G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855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茵

特约编辑 马明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75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唯物史观与文化观念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	任 平(3)
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史与文化史书写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 ——以二战后“意识形态”概念阐释的“文化转向”为例	张秀琴(14)
马克思文化唯物论思想探赜	胡 潢(21)
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是确立自己的世界观地位	王国坛(40)
关于文化发展研究的几个问题	丰子义(60)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抽象同一性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李淑梅(69)
马克思文化解放的立场与阶级意识的建构	刘同舫(82)
文化、文化功能及文化自觉的哲学思考	陈新汉(91)
社会文化的实践哲学诠释及其意义	阎孟伟(107)
唯物史观创立进程中的马克思早期文化 批判研究	刘卓红 卢文忠(120)
文化与现实的逻辑悖歧与民族优良性灵秩序生成的价值期许 ——一种正当的马克思哲学的话语立场是如何可能的	袁祖社(133)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文化哲学

如何把握文化的本质及特性	李德顺(151)
论马克思文化观的本质	牟成文(165)
文化、虚无主义话语与社会发展:德国的启示与 中国的目标	刘森林(173)
文化的哲学批判和批判的文化哲学	熊 进(189)

文化马克思主义

- 可供借鉴的文化批判理论 周 峰(200)
文化分析范式和研究策略
——威廉斯与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之异同 刘 梅(213)
从文化哲学看科学发展观 何 萍(226)
“文化力”析解 皮家胜(236)

马克思的文化观与传统文化

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

- 一个基于文化之双层结构视域的考察 王南湜(259)
分而后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世界影响力 韩东屏(271)
对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的新思考
——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化论争看当今的
文化价值取向 杨学功 张 胜(287)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建设

- 浅议文化建设中的传承借鉴问题 陶德麟(301)
毛泽东的文化观与文化建设 许全兴(313)
论文化多样性与跨文化交流 孙伟平(328)
唯物史观视域中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陈新夏(339)
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 胡为雄(350)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实践的话语变革 雷龙乾(370)
理论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对近年来马哲研究的一个有限观察和评论 崔唯航(383)
按文化生产的逻辑掌握文化领导权 王晓升(396)
关于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的几个相关问题 李西泽 崔丽娜(406)
美国全球战略的内在文化逻辑与哲学反思 姜 华(423)

会议述评

构建当代中国的整体文化观

——第十二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会议述评 王海锋(435)

第十二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学术总结 孙 魏(441)

唯物史观与文化观念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

任平*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问题的提出首先基于时代的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使人们再一次看到当代资本主义无可挽回的内在矛盾和根本危机的同时，也在深思资本创新所带来的一系列新时代形态、特征和功能。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日趋紧密的当代融合，正在架构和布展一个新全球化时代，这一全球新结构具有完全不同于以往历史的新架构和新功能，不仅成为布控全球的新网络，更成为西方向全球转嫁危机的路线图。首先，对这一新的网络和结构做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思考，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这是理解和解析当代资本主义本性与特点的重要理论任务，更是从历史的长焦中“革命地批判地”辩证观察资本逻辑，从而为准确把握超越资本的历史任务提供最为必要的理论支点；其次，基于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的各种特征的理论表征和反映，已经成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再到后马克思主义各种林林总总“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资本批判”新理论的再现的聚焦点，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批评和“改造”纲领；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出场也在实践上提出了种种新的“当代东方历史唯物主义”尝试性理论，需要人们在新的形态视域中重新解读。

文本集中研究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出场的当代语境问题。与当年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语境相比，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出场的语境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人们所面对的历史图景究竟是否因此发生了根本转换？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出场的创新形态问题。

* 任平，江苏师范大学校长、教授。

如果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究竟促使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需要像后马克思主义那样放弃或宣布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图式，还是立足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全球化批判的历史理论，对当代全球资本结构做新的研究，从而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理解和当代形态？

一 新全球化时代：历史唯物主义 出场的当代语境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重新“热捧马克思”这一事件充分表明：时至今日，当年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对资本全球化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把握是正确的；同时也表明：当代全球的历史图景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概括地说，就是出现了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转变。

所谓历史图景，就是映现在人们视域中的历史若干因素之间的关系所结成的相互作用的表层结构，是由历史的深层本质结构产生并表现深层结构的历史面貌和表象。

与当年马克思时代相比，究竟当代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历史图景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呢？

第一，消费社会结构的普遍化，使消费对于物质生产来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从早期资本主义生产不足到后来生产日益过剩，使得消费成为生产特别是资本化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一个颠倒的作用结构悄然颠覆着“生产决定消费”这一理论原理。消费文化知识因素从被经济基础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演变为直接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与此同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贪婪吝啬的“清教徒”式的“新教伦理”，被刺激消费、消费决定的伦理所取代。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次贷危机，是在这一普遍消费主义文化的语境中发生的。因此，颠覆所谓“生产主义”理论模式，而走向“消费社会”理论模式，就成为从福柯、列菲伏尔到鲍德里亚、阿德勒等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绪。

第二，文化因素成为渗透一切的主导因素。消费的主导杠杆就是认同某种品牌、符号和生活样式，因此，消费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符号帝国主

义的来临。符号政治经济学生产和结构，成为打开当代经济和社会秘密的钥匙。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结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就是抓住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过程中的若干现象而成就的社会历史理论。

第三，文化不再成为线性决定论的末端现象或者“副现象”，文化产业成为时代的主导地位的产业，从而使历史观以往的整个线性决定论图式变成了当代的相互作用的扁平化图式。历史理论不再是一个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层楼构成、由下而上层层决定的线性决定论图景，而是变成一个相互作用的扁平化、压缩版的历史结构。文化不但不是被最终决定的终端因素，而是历史中的影响力巨大和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第四，历史不再成为一个由单一因素根本决定、最终决定和整体决定的传统决定论或经典决定论模式，而是变成一个离散化、多元化、散兵线、撒播的相互作用的模式。任何一个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是没有哪一种因素先天就取得了最终的决定地位。弥漫性、扩散化、浸润性改变成为历史变化的主要方式。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思想也是对这一历史图景的深刻描述。

第五，微观自主决定论。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被推翻之后，历史图景的重写主要由小写化的、多元化的个人微观自主地选择和决定，呈现微观历史图景。与宏观历史相比，微观历史观更注重个人和微观主体的历史关系分析，从中寻找更加具体、细致和多样的关系作用的图景。微观历史观的任务，就在于探索这一具象的历史图景。一些新的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的全部问题都在于：是否放弃对于宏观历史图景的研究和分析，而仅仅着眼于微观？西方经济发展历程给予我们以更深刻的启迪，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开始时对立，现在正在成为相互补充的理论：宏观经济学需要探索自己的微观基础，而微观经济学需要捕捉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

第六，更注重个人的主体创造和选择。微观历史观给予个人在具体历史图景的创造上以更大程度的影响作用。新的社会群体在崛起。“人民”成为拉克劳和墨菲等人命名绿色组织、同性恋群体、族群政治、网络组织等的新词。研究的视域从宏观条件决定转向个人微观选择和创造，凸显个人的具体历史作用。研究具体的个人的行动方式和交往关系，研究这一切关系的合成体系和力的平行四边形，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从强调物质生产的“生产主义”向“消费社会”图景、从经济生产向文化生产、从实体生产向符号生产和虚拟生产、从线性决定向多元分散作用图景、从宏观决定的历史模式到微观决定模式、从外部必然大力的客体论转向各个个体主体论，这就是历史图景的深刻变化。

二 教条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解历史图景 深刻变化的两种理论偏向

面对全球历史图景的深刻变化，在讨论马克思主义能否接受、怎样接受这一历史变化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偏向。

第一，教条主义，拒不承认历史图景发生变化。他们全盘接受马克思原初语境的出场限定，为了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不能接受历史图景变化的任何命题。他们用低于历史水平的所谓原理来批判和抵御任何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图景变化及其理论形态的探讨。具体表现在：（1）他们不懂得任何理论都是历史的理论，都是被历史语境、出场路径等历史条件所限定的出场形态。因此当出场语境、出场路径改变时就必然产生相应的理论改变。（2）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在资本全球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类整个历史做实践批判的历史理论，因而都具有一般原理和具体观点两个方面。前者是总的观点、方法论和基本原理，因而具有根本性和深层结构，后者具有表象性和具体性的表层结构。当历史图景发生变化时，马克思主义应当与时俱进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图景的变化，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出场新的形态。（3）因此，当他们仍然沿用马克思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决定历史的本质这一基本原理时，缺乏分析当代消费对生产起决定性引导的巨大作用，更不能创造性地说明消费与生产关系的当代转换。（4）当他们从物质第一性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去说明文化现象时，仍然对文化的引导作用机制持根本否定态度。当他们仍然用简单的三层楼去说明文化时，难以科学地和具有说服力地解释文化产业对历史的部分推动作用。（5）当他们用一元历史观去图解分散、多元、差异化的历史因素的相互关系时，始终是分裂的思维：当他们力图说明统一的历史图景时，缺乏对多元、差异、分散的历史现象的具体分析力、解释力和有效穿透力；这些现象难以与他们的一元的历史观内在有机地联系起来。（6）他们也不可能去肯定和认同微观历

史观，不可能解释个体自主的选择和创造与宏观决定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们最多是重复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从无数的偶然个人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去把握内在的必然性和拟自然的规律性，但是，如何从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去微观地说明个体的和微观的历史场景，把握微观历史结构的这一个，则没有任何说明。总之，教条主义用贴标签方式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变成了无出场语境、无出场路径的“无人身理性”，没有具体历史基础的思维抽象物和普遍图式，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

第二，后马克思主义，借口历史图景发生根本变化而要求彻底改变和抛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资本全球化所造就的问题和矛盾，从它出场之初就一直背负着对立的批判思想。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对于资本全球化进行批判的思想家，当然也不可能是最最后一个。前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体系，有赫斯、普鲁东、巴枯宁等人，马克思正是批判地汲取了他们的合理思想才创造了新历史观和世界观。而当代历史图景的深刻变化，马克思的许多历史观点和结论与当代历史图景之间的“脱节”，也会诱导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所谓后马克思主义，就是借口历史图景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资本全球化的基本结构已经超越了马克思当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图式所能科学解释的范围，因而他们仍然站在资本批判的立场上，另起炉灶地提出，要成为超越马克思历史观的新的资本批判理论家。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仍然站在或者更激烈地站在资本全球化批判的左派立场上，汲取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或策略，对资本采取更加激进的批判态度，如福柯、德里达、阿德勒、鲍德里亚、拉克劳和墨菲，甚至哈贝马斯和齐泽克等人。正是这一点，使他们与其他反马克思主义者、右翼、“马克思学”的思想流派区别开来；其次，他们又认为由于历史图景的变化，马克思的历史观已经难以胜任当代资本批判的任务，所以需要借鉴后现代思想资源和策略超越马克思，寻觅和创造新的资本批判理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曾经借鉴马克思的思想资源，甚至寻觅马克思的某种精神，从马克思出发，又与马克思渐行渐远，最终与马克思的历史观脱钩和划清界限。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仍然坚守和阐释马克思某种思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原则区别。他们的话语行动已经将他们自己定格在资本全球化批判史的当代坐标和理论星丛之中。尽管人们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有相当的差异，关于他们的理论图谱的描绘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有关超越和改变马克思历史观的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借口消费对于物质生产的直接决定作用，宣布马克思的“生产主义”历史观模式的破产，倡言消费社会理论。

(2) 借口文化对于物质生产的优先地位和主导地位，不加分析地直接从感性直观出发，鼓吹文化决定论。

(3) 借口符号化、虚拟化的世界对于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否定实体经济对社会的历史基础作用，如鲍德里亚的所谓“符号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实体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4) 借口传统的工业化大一统的社会宏观结构决定论的破产，社会历史被无数分散、多元、转瞬即逝的微观因素复杂地、非线性地、多元地相互作用，提出扁平化的、多元化的、微观的决定论。

(5) 结论是，扁平化、微观历史观将取代宏观历史的规律决定论。

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使历史图景发生了深刻变化。教条主义因为不理解历史图景的变化而简单拒斥，虽然坚持马克思历史观的一般原理，但却固守马克思历史观关于当年历史图景变化的若干具体结论，因而成为低于或沉沦到历史水平线之下的理论；后马克思主义因为借口历史图景的变化而企图抛弃马克思、远离马克思，重新创造资本批判的理论话语。这都是没有前途的。

三 问题的本质：资本创新与新旧 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

马克思说过：如果现象与本质完全一致，那么就不需要任何科学。二者的分离是上述两种倾向存在问题的关键。教条主义完全拘泥于本质的原初抽象而不知道如何上升为理性的具体，对于变化的历史图景失去了批判力和反思力。后马克思主义则是感性直观地把历史图景的变化直接当作历史本质，从而也没有穿透历史图景的背后而去更加深刻地分析和把握问题的本质。它们都没有达到甚至没有提出：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本质和理论图景之间的当代一致性问题。

引入出场学原则：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通过一定的出场路径、选择一定的出场方式而出场的理论形态。因此，马克思思想的出场必定有她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分析两者之间的“脱节性”，首先应当研究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的变化。这就是我一再强调指出的：随着资本

的创新，产生了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

资本的本质是追求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或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当资本内在的根本矛盾使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从而宣布资本的某种形态主导的经济形态再也无法支持下去的时候，就必然要求资本创新而获得新的资本主导形态，从而开辟了新的逐利空间和新的拓展领域，完成资本的新生命和新拓展。同时，也就使历史图景发生相应改变。从马克思当年面对的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世界图景，经过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结合而产生了金融资本主导地位的经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被帝国主义时代所改变，进而全球历史图景也发生改变。进而，当资本创新又产生了虚拟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消费资本等，总之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正在将一切资本化，从而使社会生活、消费领域、文化领域越来越很大程度上成为带动资本创新的新空间和新领域的时候，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历史图景就出现了。列宁分析的五大主要特征就深刻地表现了那一阶段世界形态的特征。

第一，全球产业经济基础从工业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向知识资本为主导的产业形态的大转换。文化、知识等要素的资本化和主导化，使资本获得了新的控制历史、社会变化的钥匙。因此，就产业形态来说，文化因素或知识经济主导完全是由于资本创新的需要。主导业态和产能的变化，表现为历史的进步。因此，从历史图景的这一意义上说，文化—知识经济的主导和决定论在这一限度内是正确的。

第二，这一改变全球结构的转换，使“工业资本——劳动力”和“工业——农业”、“城市——乡村”等结构为新的“后工业——工业”、“知识资本——工业资本”、“知识资本——知识劳动”等多重结构所取代。

第三，全球的中心边缘的两极化整体体系被多元的、分散的、差异化的因素所取代。因为资本需要人力成为创新要素（人力资本），因此衡量资本质量的好坏不再看对人的劳动管理，而是变成了资本对人力创新、创造能力等方面发现能力、使用能力和赢利能力。管理的扁平化和动态化、网络化，不完全线性地取决于物质资本拥有者对人力的简单雇佣和占有，而是取决于对一切创新要素能否迅速资本化。资本的触角不再坚硬地固守在物质资本这一方，它的表现形态已经是开放的、创新的和全面的，渗透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日常生活、消费领域、人、文化、符号、服务

业和创意智业迅速成为当代资本追逐的对象。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文化决定论才具有历史图景的根据。

第四，全球控制方式的大转换。文化、科技、人才、信息鸿沟和文化霸权成为这一社会显著的控制方式。“后殖民主义”方式就是文化—政治全球控制方式。

第五，全球思维方式的变化。从现代性的单一控制和中心论，走向差异化、多元化和流动性。

新全球化在深刻地改变历史图景的同时，对马克思传统历史观形成五大挑战。（1）推动历史的主导产业理论有待进一步深化。传统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现在主要是文化生产、知识生产的主控制。需要重新评价两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2）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冲击阶级理论解释力。大工业造就经典的对立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然而，随着今天大工业不再占主导地位，不再是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知识阶层内部分化为主导的两大或多种阶层，社会关系复杂化。这无疑对马克思的关于传统的大工业时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构成挑战。新社会群体（人民）究竟在当代资本主义过程中起何种作用，需要重新予以研究和评价。（3）社会形态理论也发生相应改变。大工业社会主义和大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传统的对立的社会形态，在传统产业主导地位丧失的同时也将一起退场。苏联东欧的垮台固然有政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是在根本上是产业基础的落后。后资本主义和后社会主义重新成为历史的新课题。（4）传统政党功能也在衰退，新政治群体的功能在不断崛起和加强。（5）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出场形态发生变化，需要与时俱进。

四 历史图景的变化与历史本质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

虽然历史图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感性直观地反映和表现这一变化本身，那么，我们就应当重新站在马克思关于资本全球化历史批判和辩证批判的立场上，重写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而不应当像后马克思主义那样，抛弃马克思。坚持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要坚持马克思所根本阐述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和历史是人

类生产和再生产的原理，从本质上说明历史图景变化的根本原因。

历史图景的文化主导性变化不过是资本创新的产物。马克思当年对于资本全球化历史批判的二重性：资本是一种现代生产方式。它取代传统生产方式，是人类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它在一切低于资本发展水平的地方都需要实现“伟大的文明作用”，开辟“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事业，推动全球化的实现，并日益迅速刷新世界的面貌。同时，资本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因此，资本的根本矛盾和内在矛盾使它必然是一种历史现象，总有退场的一天。特别是随着各个阶段上发生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矛盾一再频繁爆发，证明了资本的历史局限性，因而逼迫资本不断创新，从而从工业资本主导经过金融资本走向文化资本和知识资本，又进一步走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但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却没有变化。当资本选择文化、知识、人力、社会作为在产业链进而在历史图景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时，就已经把自己当作一切变化现象不变的基础和本质因素。无论资本的形态如何变化，功能如何创新，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的一般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问题只在于：我们应当科学解释这一本质在资本形态和功能创新中，进而在历史图景变化中，是如何转换和发挥根本决定作用的。

历史图景的微观化与分散化不过是资本创新的社会化产物。

历史图景的自主变化不过是资本对于人力资本化的表现。

许多当代资本价值和资本实现的理论，包括后马克思主义本身，都因此成为当代资本创新的意识形态。

五 如何变身和如何对接：当年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当代历史观

探讨当年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当代历史观的对接问题，需要理解四个理论关系。

第一，知识经济、文化因素与资本经济生产方式决定的关系。主导产业的更新换代，在经济史上是不断发生的，正像采掘业、农业、工业、服务业和智业分别成为世界主导产业一样。产业形态的不断更迭，不是生产方式是否具有决定作用的区别，而是生产方式以何种形态起主导作用的问题。文化因素不可能独立地起主导作用，而常常是转化为产业经济、成为